

边缘姿态、本元追问、为学为人

——评《学术创业：动态竞争理论从无到有的历程》

□ 韩 巍^①

摘 要：评论有两部分：第一部分给出了解读《学术创业》的三个视角，理论建构的精彩叙事，有争议的解释框架（知行合一），以及存疑的文化认同；第二部分是对陈明哲教授长期持守之信念的响应，无惧于边缘人姿态，执着于本元问题之求索，既是为学之理，也是做人之道。

关键词：评论；边缘姿态；本元追问

后辈曾经的冒犯，前辈一向的宽容，是促成这篇评论（对话）文字的主因。希望读者从行文、观点中逐渐平复心中的诧异，而不是感叹“国际大牛”与“本土草根”间的世道人心。

陈明哲教授的《学术创业：动态竞争理论从无到有的历程》（下称《学术创业》）一文，与其说是一幅生动展现华人学者在西方管理学界“开疆拓土”的精彩画卷，毋宁说是陈老师在“中华传统智慧、个人生命体验、战略理论建构”间跋涉、盘桓的心路历程。作为一个对“文本”心怀热诚与期待，又不免妄自阐发的诠释主义信徒，笔者不能保证自己的解读符合陈老师的“本意”，但诠释学也不接受文本制造者“垄断”文本释义权的设定。加之，陈老师了解笔者的个性，且乐于鼓励笔者对学术的一份“偏执”。所以这篇评论（对话）就不仅仅是礼貌性的“点赞”之作。

对于陈老师的《学术创业》一文，笔者倾向于从三个层次去理解：

一、叙事的部分

有理有据，极富启发。陈老师首先定义了“学术创业”这个略显陌生的概念（其中的“独特性”之辨析可能会引发争议）。其次，陈老师提出了建构理论的三原则——差异化、资源调动和合法性确立。感谢陈老师的坦诚，让读者明白管理学界的理论建

^① 韩巍 (hanwei69@szu.edu.cn)，深圳大学管理学院。

构并非“踽踽独行”的探索，还需要“一个好汉三个帮”，甚至是中国人常说的“贵人相助”，这在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的经历中也有印证。最后，一个新颖的想法（“互动、相对”的动态竞争观），一粒理论的种子，如何发展成一系列密切关联的研究主题，随着枝干的丰茂，长成一棵大树。“竞争互动—战略性竞争行为及其组合—多重市场和多重业务竞争—整合性竞争对手分析—竞争知觉”。陈老师并没有说明动态竞争理论后续研究思路的来由，到底是规划性的，还是涌现性的。但从“个别的竞争互动”，到“竞争行为的组合”，到“情境扩展后的竞争行为”，再到“整合性竞争对手分析”，直至竞争互动行为朝向竞争之“认知基础”的回归，确有十分清晰的内在逻辑，颇具赏心悦目的美感。

一点存疑在于，陈老师“曲径通幽”，用“平衡”而非“偏执”，“融合”而非“对抗”所取得的成就，虽然看起来合情合理，但学术之争，如果牵扯到“范式冲突”，却未必单靠“回避竞争”就可以消弭。笔者尽管对战略算不上了解，没下过实在的功夫。但如果“互动”才是竞争更准确的分析视角，那么，“非互动”的研究最多就是“一条腿走路”，成果的可靠性如何保证？或者，战略研究者至少需要澄清，在何种情况下，单边的研究可行；而在何种情况下，唯有互动的研究才算是切中要害。换言之，如果“范式变迁（革命）”意义上的“学术创业（创新）”已经发生，就不宜“含混”地共融，从而永远是各说各话、自娱自乐了。或许下一步，陈老师有必要澄清，学术创业与范式革命的异同？

二、诠释的部分

在《学术创业》一文中，陈老师“建构”了一个“知一行观”的解释框架。学术创业三原则被看作是知（认知）的思维基础，同时将“精一、边缘人的思维、过程导向，以及兴趣与个性”看作“行”的动力，并对行之动力部分做了翔实的解释。

学术探索，尤其是从事社会、组织研究，大概要义不在于主流、非主流，是孤军奋战，还是人多势众。按照笔者对陈老师“行之动力”的理解，更在于如何看待学术，如何在与学术的“互动”中找到一个真性情的自我。在行动上，要精一、执着；并非总是“与时俱进”，更不用说“随波逐流”；要享受探索的过程，而非醉心于“成果”的算计，这实在是对当下大学盛行做法的一种警示；最重要地，意图在既有的学术领地中“开疆拓土”，更需要怀揣“边缘人的心态”且保持“边缘人的姿态”。因为“边缘人通常与主流有不一样的想法与做法，比较不受常规的束缚、不会在既定的框框中打转浮沉、不安于现状，也比较有想象力、容易‘做梦’，冀望能突破现况、改变既有模式，自然也比较容易‘和而不流’”。

当然，陈老师或许有“知行合一”的观念在先，“知一行”之“事实构成”的确认在后，这一解释框架的内在关联不乏可商榷之处。因为“精一”也好，“边缘人”、“过程观”也罢，都难以只被归于“行（之动力）”一端，而忽视其“思维（认知）”，甚至“精神、信念”的意义。同理，“差异化、资源调动、合法性确立”除了作为认知的思维基础，原本更是一种行动。

其实，如若真的“知行合一”，又怎会不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呢？

三、文化投射的部分

陈老师对中国传统（智慧）文化的赤子之心，未必不会遮蔽、忽略了其中的糟粕与厚黑之处。尤其是，在国人近当代之社会、组织实践中，到底是表述系统的那些传统更加坚实，还是洒扫应对中的“生存智慧”更加显著，当然需要理论思考与经验“事实”的充分互动才会多一份了然。因此，多少有些一厢情愿的殷殷期望，虽以陈老师个人绚烂的学术成就加以佐证，还是遗留下不少逻辑和事实上的缺口（gaps）。

中国经济体量（质量）的增长，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管理学话语权的生长？乃至“中国学者如何通过学术创业引领管理领域的未来发展，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”。中国管理学者队伍的壮大，是否就意味着应该（能够）掌握话语权？回到本（元）的那个“本（元）”究竟是什么？回归“中华智慧”吗？进一步地，就是“文化双融”吗？且可作为“中国暨全球华人管理学者从事学术创业的基石”吗？

陈老师说，“我从西方象牙塔式的学术殿堂中‘跨越与回归’，真正认识到中国学问乃是‘实学’的奥质”，应该是他的深刻感悟。但在笔者看来，其中难免夹杂了过多文化认同的先验成分，以致有过度诠释的嫌疑。笔者诚恳地希望《学术创业》不要成为又一种“风潮”的响亮号角。

个人的看法，建构本土管理理论当然是中国管理学者的重要议题，但并非那么迫切。如

果理论建构不该成为一种政治姿态和权宜性的选择，中国管理学界当下之要务，恐怕是两个更为紧迫的问题：我们对待学术的态度，以及如何直面中国的现实（韩巍，2015）？韦伯对于学术的“志业”说，虽然在现实的关照下，越来越显得曲高和寡，但如果没有一份热爱，尤其是虔敬之心，诚恳之态度，除了多“为稻粮谋”，怎么值得有更多的期待？另外，至少阶段性地，中国管理学界要先向社会学（人类学）研究者学习，要多做“实地研究”，尽可能“接近”现实。而且，要结合研究对象和问题的特点，掌握尽可能多样化的研究手段，放弃主流范式的偏见。

陈老师说，“对于有志从事学术创业的中国管理学者来说，动态竞争理论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有参考意义的标杆”。他更强调，“不管学术生涯或人生，都牵涉到一连串的战略选择，都是知与行长期互动的结果”。笔者对这一连串“战略选择，知行互动”虽然也懵懵懂懂，但结合《学术创业》的启发和自己的理解，总结以下三条作结：

1. 边缘人姿态

这应该是适于中国本土管理学者的整体性隐喻。我们承认西方管理学术的强大，但不应该是一味地因循攀附（所谓国际化），更应该强调“独立思考”，要敢于“另辟蹊径”，所谓“和而不流”。落实到研究层面，以个人的理解，就是如何“陌生化”（defamiliarization，见 Berry David & Elmes Michael, 1997）研究者独特的生命体验，尤其是把我们“被社会化、被组织化的真切经验”转化成与如何让我们熟悉的组织、社会更加向好之使命密切相关的“研究议题”。

2. 本元追问

抱歉，笔者所理解的“本元”可能与陈老师想法不同。笔者借用“本元”指称管理学科那些最基本的问题，一如陈老师对“竞争”的追问。不应忘记，语言是经验的载体（叙事），也是概念、理论的载体（理论化）。当经验被抽象化，抽象的概念被命题化、框架化的时候，不同语言间或许存在着与相异经验世界巨大的隔膜。因此，中国的管理研究者，有必要仔细梳理和甄别那些来自西方的管理术语，在中国的语境中到底意味着什么（具体的所指）。

3. 为学为人

学术是学者选择的人生，做什么样的学术，以及如何做学术，怕也多多少少折射了学者的为人之道。笔者特别喜欢陈老师的这一段话，“尽力而为、认真投入，不论事情做到几分，不

论顺境逆境，不论外界如何看待你，都夺不走你对自己的信任”。热爱了，努力了，即使没有那么多的机缘巧合，即使没有那么显赫的“成就”，难道就不是有意义的人生吗！Be myself, live strong!

笔者确信，无论有多少分歧，这一定是我与陈老师想法最契合的地方！

（接受编辑：李海洋

收稿日期：2016 年 7 月 30 日）

参考文献

- [1] 韩巍：《管理学在中国：学术对话及意义生成》，《管理学报》，2015 年第 12 期。
- [2] Berry, D., & Michael. E. 1997. Strategy retold: Toward a narrative view of strategic discourse. *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*, 22 (2), 429-452.